



只要心里有,南北都是家,京琼都是家。不同地域文化的相互碰撞、比较、融合,使刘齐不断产生新的美感和激情,产生源源不断的创作活力。

作家刘齐:

南北京琼都是家

刘齐在陵水清水湾享受冬日的阳光。

我的海口老友圈

文/本刊特约撰稿 刘齐

来海口过冬,登岛的第一件事,就是大口呼吸新鲜空气,给肺改善生活。海口还有另一种新鲜空气,给脑子改善生活。这种空气来自朋友,比如作家朋友——

韩少功,每次相聚,总能听到他对生活和创作的新鲜看法,深刻,耐琢磨,但是不“绷”,不“社论”,善于用平实而幽默的语言说事,笑起来很有感染力。爱穿深色中式上衣,对襟。没见他穿过西装,也没见他有过“器宇轩昂”的样子。少功至少会用三种语言开玩笑,一是普通话,二是英语,三是湖南话。听他说湖南话,刘齐不叫刘齐,叫刘季,季节的季。

来海口的季节,是看朋友的季节。

蒋子丹,端庄女子,网名却是“老猫如是说”。精力极旺盛,创作编辑两不误,十几年前任《天涯》主编时就约我写稿。快人快语,豪爽,没少帮初来海南的朋友解决困难。助人为乐,抢着助人为乐。朋友餐叙,她会温暖关照,不使生面孔受冷落。结账时柜台往往说,早有人结了,原来是子丹所为。以后类似场合大家就警惕起来,防止她“劫和”。

单正平,作家型教授,有一个英俊的罗马式鼻子。我戏说是不是你的甘肃祖上有胡人血统,他爽朗一笑,答非所问:我们去外县转转吧。外县指的是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,道路非常难走,风景非常好看。他带我去的山村更美,但是欠开发,养在深闺人未识,是他和朋友自发设立的扶贫点,每次来都不单是采风。

孔见,本岛原住民作家,总

碰一个准儿。

作家以外,还有一批艺术家朋友,向我放射魅力。

湖南籍画家刘运良,额头宽,光滑,喜欢苏东坡和海口骑楼,泼大量彩墨描绘这两个艺术对象,使其纸上凸起,熠熠生华。运良还是大型艺术刊物《新海岸》的主编,见面总不忘对朋友说,给我们写稿啊。我说你一个人干这么多活,准是苏东坡特批,让你一天有四十八小时。

江苏籍艺术评论家马良,体型运动员般健美,一点不像钥匙,我左看右看觉得他像钥匙,海南美术家业绩活钥匙,提起哪一位他都“开门”自如,见解独到。他带我去皖籍雕塑家程连仲工作室参观,只见马奔如飞,人舞如神,一摸,土陶而已,真是大饱眼福啊。手福,触觉福也大饱。连仲旅居德国多年,被碧海椰风激活,创造力大进。

马良,与神笔马良同名的马良,又带我去陕籍中国人物画家刘培军的工作室喝茶。不但有茶,还有酒。茶提神,酒活脑,满室的杰作悦人心。立刻就兴奋了,忘乎所以。勾线涂色非我专业,但有题款,有文字,似可下嘴,我就随意乱说,这个画题应该如此,那个句子理应这般,信马由缰,拿自己不当外人。初次见面的培军也没拿我当外人,更主要的是他大度,有让人亲近的“气场”。

我的海口朋友,人人都有这种“气场”。

不论年龄,籍贯、职业、收入、观念,也不论“候鸟”还是“留鸟”,大家聚在一起,针砭时弊,畅叙家

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程范滢

秀丽的陵水黎族自治县清水湾度假区里,晨光透过薄薄的云层照射下来,显得温暖而舒适。“这是我居住在海南的第10个年头了,很喜欢这种‘双城生活’!”著名作家刘齐快人快语地说。自从2005年,他每年冬天都会从北京的家来到海南的家,住上3至4个月时间,然后,再回北京。

刘齐是身高一米八五的东北大汉,他使用“居住”和“家”这样温馨的字眼,描述心目中的“双城生活”。

踏上海岛定居海南

10年前,刘齐参加了海口的一次活动,回去和夫人略一商量,就下决心在当地买房、长住。

那一年岁尾,海南省文联举办一个手机文学座谈会,刘齐等作家应邀出席,并成为中国移动的签约作家。

生在沈阳,住在北京的刘齐一踏上海岛,就喜不自禁,欲罢不能。

“北京的冬天一片冰天雪地——很久不下雪,应是冰天冻地,海南却是满眼青翠,生机盎然;北京空气混浊,连日雾霾,岛上则是天空澄澈,空气清新。北京是超大型都市,人多、车堵、嘈杂,商业气息浓,社会脉搏急。海南人口密度小,不太堵车,生活节奏不那么急促,人比较淳朴。作为一个新建省份,海南移民较多,其中包含全国各地许多人才,加上本地各族原住民,相互之间学习、交流很融洽、方便、收获大。”刘齐说,北京和海口这两座城市在气候、景观、人文等方面的强烈反差,促使他在海南买房、安家。

魅力海南丰富人生

海南自然、人文环境的优越,在刘齐看来,是丰富和享受人生的一种非常美好的条件。

“来到海南,你身上的器官,特别是气管、肺管、血管这‘三管’都非常的舒畅,整个生理机制就被激活了。同时,在海南,你接触了崭新的环境,结交了很多新朋友,感官活跃,心情很爽,心理机制也被激活了。”刘齐说。

刘齐生性乐观、幽默。据了解,在海南这些年,他结交了很多当地和外地的朋友,有文学艺术界的,还有其他各行各业的。他们大多是退休人士,在海南一起生活、锻炼、学习、娱乐,形成了互依互存的朋友群体。

“在海南有一个重大好处:非常容易结交朋友。”刘齐说,“人们来到这里,在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影响下,都开始向人性的单纯和淳朴方向转变,或者叫回归。生人见面,都爱打招呼,一听口音就问:你是北京的?或者是东北、江苏、新疆的,很快就熟悉起来,交谈甚畅,都有一种敞开心扉、广交朋友的愿望。这几乎可以算是海南‘候鸟’群落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。离开了原来的工作生活环境,旧有的利害关系消失了,戒备心没有了,交往中不用你防我,我防你,打小报告、穿小鞋也找不到地方了。”

刘齐虽已退休,但步态轻盈,机敏健谈,仍显得十分年轻,这也许是他久居海南得到的益处。他说,“海南让我有了新的期盼,每年都盼着回来,不是旅游,是回家。家的概念不仅是有房子、家具、亲人,还要有邻居、朋友,和你已经熟悉的人文环境,你一来就会感到非常亲切。”

北京海口双城生活

刘齐的生活经历很丰富,曾赴农村插队务农,当过工人、宣传干事,辽宁作家协会研究室副主任、书记处书记等,前些年,他从沈阳到北京,又到美国,读书、经商、写作,一直在追求多种人生的可能性。他说他不想过那种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的生活。近十年,他又

爱上了海南,度过了10年的“双城生活”,这种生活方式对他的写作帮助很大。

刘齐告诉记者,在一个地方呆久了,一切都容易司空见惯。比如,在北方,看树无非就是柳树、杨树、槐树等那么几种,视觉非常麻木。但在海南却有很多热带植物,促使你去学习,去触摸,去赞叹。

这些年,刘齐走过岛上许多地方。他认为,海南的人文环境更是一座永不枯竭的学习宝库。海南的东西南北中,每一处都有各自的美丽特色。特别是乡村的风土人情,百姓的生存状态,他们的品德风貌、喜怒哀乐,都非常值得尊重、了解和学习。

刘齐很幽默,他有一句名言:“江湖险恶,我们只好乐观。”以幽默作品闻名全国的刘齐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,《一年签一次婚约》、《形而上》、《小葱大酱》、《给洋妞算命》、《上个世纪我所尊敬的人》等二十余种书作出版,让他的创作世界越来越丰富。

刘齐说,海南百姓和内地百姓一样,也喜欢幽默,心存幽默。乡镇公路上突突奔跑的那种小型农用柴油车,被大家称为“海南悍马”。刘齐非常欣赏这个说法:“这表明,对这种虽不先进,但很实用的交通工具,人们有一种嬉戏、自嘲、爱护相交的复杂情感,同时也对新生活有一种特殊的憧憬。”

刘齐说:“10年‘双城生活’,已经很难分清哪个家第一、哪个家第二了。只要心里有,南北都是家,京琼都是家。”不同地域文化的相互碰撞、比较、融合,使刘齐不断产生新的美感和激情,产生源源不断的创作活力。去年在海南,刘齐为安徽文艺出版社编选了他的八本作品集。其中不少作品,都是在海南写成的,有些内容,直接就写到海南的生活和感悟。刘齐说,这套作品集明年一月就能出版,欢迎大家批评。图



文艺圈老友韩少功夫妇(左一、二)、单正平夫妇(左三、四)、蒋子丹(左五)、刘齐夫妇(右一、二)合影。

是宽厚地笑,佛一般笑。对佛学智慧有研究,对民众智慧也有研究,其随笔集《卑微者的生存智慧》可作证明。他讲的一则故事至今让我回味无穷:琼省初建,专家来了,忽悠家也来了,悄声对人说,买不买潜水艇?打折。

刘舰平,小说了得,旧体诗更显功力,那一双男人羡慕、女人喜爱的俊眼尤为精彩,漂亮还在其次,关键是比常人,比视力正常的人看得远,看得美丽。他用特制的手机写诗,靠声音,靠盲打,写出来立刻传给大家分享。聚会时妙语连珠,迎着笑声跟你碰杯,一

常,互敬互助,无拘无束。邻居汤钟音老师赠我书法,我不在时,替我照看家门;大齐齐鹤龄带我媳妇了解碑碣知识,引荐新朋友。超市小伙儿一年不见也能认出我来,熟如昨日。往更大范围数,还有教我摘木瓜的黎族果农符老兄,热心肠的藤器厂符老弟,机灵可爱的水电站符小妹——海南姓符的朋友真多,符合热带气候,符合天涯情感。

一个人,在远离家乡的地方,拥有这么多的朋友,每年大家都能亲密相处几个月,这个地方,渐渐也成了家乡。图

刘齐供图